四庫全書

史部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八

明 徐紘 撰

禮部侍郎李公神道碑

彭時

國朝以天下之事分任六部部長貳非負才德重望者不足遷故當時以為極選其有遷自翰林者人望尤重盖翰林兼有文學之長故也然長于文學者政事或不足語政事文學兩盡其能若吾李公者世亦鮮矣公諱

紹字克述世家安成之浮山為鉅族自幼失怙而有立志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從前叅議鮑先生時受春秋年二十領宣德丙午江西鄉薦癸丑會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是歲奉使雲南歸遇宣宗皇帝鋭意儲才合臨御以来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大用而公預焉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公感激淬礪學以大進乙卯英宗皇帝嗣位擢翰林

檢討預修宣廟實錄為檢閱校正正統戊午書成賜白
金文綺加祿秩并賜宴西苑一考最進階徵仕郎贈父
如己官封母太孺人妻孺人己未以剩員賜歸鄉里期
年驛名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艱己巳服闋之官踰
月滿九載陞修撰是秋北兵入邊六師敗績于土木朝
士多遣家南徙公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遣庚午
景泰紀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經局
洗馬兼修撰甲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

翕然推服尋奉命祀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為文禱于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是歲賜誥進階奉直大夫贈封父母妻如制丙子預修寰宇通志成賜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掌院事冬陞學士賜二品金織衣戊寅奉命與諸學士更番侍東宮講學于文華殿尋陞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貴圖進者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公甚喜曰朕知其人久矣次早召吏部陞

任公聞者為之驚喜及即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翺舉酒酧曰天選侍郎也葢以前此倖進者多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伺間譖公奏事多南音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是年國子監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舉翰林二人未用乃請以公兼領之上謂王翺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别選代之翺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上如此已夘夏四月賜諸大臣遊西苑且命内臣陪宴盡歡中有醉失儀者公執禮益恭謹既歸復為文

記之辛巳蒙賜誥進通議大夫贈二代并妻如制癸未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屋宿弊有怙勢請託者峻却之弗顧甲申今上即位命翰林纂修英廟寔錄以公為副總裁越二年書垂成公沾微疾即上章求解任上察識其誠許暫歸俟疾愈復来時成化丙戌秋八月也既歸疾良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公曰疾愈矣可不出耶公曰吾老矣出將何為辛卯春國子祭酒為其屬所搆去天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

以隆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令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如李某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業例起公為祭酒疏入上即日降勑遣人乘傳召公命未及門而公卒矣士大夫初聞召公相慶于朝比訃至又相嘆曰天不興斯文耶何奪李公之速也上悼惜遣官賜祭且命工部造墳以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本縣十三都下村南塡金鷄嶺公生永樂丁亥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成化辛卯正月二十八日壽

六十有五曾祖考諱慧龍學行為鄉里師祖考伯魁考
遵武俱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妣劉妻曾俱
贈淑人子男六瓌休寧縣丞玘國子生瑢監察御史璡
國子生琛璠孫男女各八曾孫男一公體貌豐偉識見
明敏苦刻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
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
書及古碑文字必購求之故積書甚富其為文力追古
作規矩嚴謹有得于歐為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叅以

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察後進有志于學者奬掖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以誠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德如此平居以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達政治弛張之宜紊稽辨析諫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敗與逆料人之情偽驗之日後百不失一二居官以文字為職者二十五六年纂述考校恒盡心不茍典禮八年一以

正道輔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能始為檢討即以剛直得名楊文貞公深加器重比寢疾英宗遣内侍詢人才文貞舉公輩五人以對當時雖未及用而歸然負公輔望自是始矣士林每徯公大用以展厥藴而遽止于此宜乎上下交悼之不已也昔公從學鮑先生嘗館穀余家暨余至京亦主公寓以從聯官聯事又聯比而居相往還談論甚密公喜曰吾與人言多不合與子論事十同九何耶嗚呼余豈公比幸賴公切

磋之益而公以疾去竟不復起然則余之悼公豈常情比耶焯德墓道其又何辭謹序述如右復系以銘曰奕奕安成山水清擻秀鍾于人著自古昔髙才名德世有顯庸秩躋亞卿寔始于公公貌魁奇公才傑特增重鄉邦匹休前烈奮興科第際遇聖明儲才翰苑頡頏羣英踐歷清華廼遷翰長直氣雄文縉紳翹仰帝心簡在爰陟亞卿國有典禮是程是經兼史總裁功多同輩陞榮有期歛焉而退身退名髙天子懷思表儀冑監匪公而

誰召命及門而公先逝朝野興悲士林隕涕嗟公才具用無不宜彼蒼弗佑廼啬厥施施用未宏斂畀諸子踵武仕途方進未已有子有文有位有年貢終有謟其何憾焉麟碣嵬峨龜趺贔屭焯德有辭尚垂永世

副都御史陳公墓碑銘　　柯潛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武陳公以疾卒于家訃聞上惻然遣官諭祭并營葬事其子復以君恩父德皆宜以傳乃專价致書来屬予為文將伐石刻于墓道

以彰示來世予少慕公名及登朝接公偉論加敬重焉
請老歸予送于都門外握予歡言以忠義相期許抵家
又寄詩申前意則予雖晚進辱公之知深矣墓石之文
其何敢辭按永豐縣黄永從所著事狀公諱泰字吉亨
曾祖禄一姓陳祖幼鞠于外祖曹氏從其姓至公為都
御史始請復焉祖子祥俱不仕父封中憲大夫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汝繼母封恭人吴氏公儀度修整言簡而
有章淹貫經史喜為詩永樂癸卯發解鄉闈宣德丁未

會試乙榜除直隸安慶府學訓導以得教育英才為樂
正統丁巳廷臣交章薦其賢擢為江西道監察御史累
奉命廵按貴州山西山東諸藩克振風紀奕奕有重名
在貴州都指揮宫聚表桀驁聞公至不敢肆其奸大軍
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十為向導將士或失利輙殺土兵
以為功公奏罷之夷人仰戴如父母越數月召還調陜
西道諸道有疑獄皆以決于公無或稱寃者在山西時
會南北圻旱澇相仍詔下求直言衆皆以為天災公獨言

洪範庶徵皆由人事乞罷大臣不職者以格休徵于是
都御史陳某侍郎李某祭酒吳某御史成某等皆罷去
又奏舉山西藩憲及州縣官之貪殘者悉置之法在山
東以藩憲多匪人陳疏懇懇數千言大要以選賢去奸
為治本上嘉納之擢為四川按察司按察使不踰年而
蜀大治鎮守都御史寇某忌公才名陰諷所私忝議陳
某誣奏公杖殺人下刑部獄其人寔自溺水死久而始
白復官已已敵人内侵命公協同將臣守偹紫荆關及

廵視沿邊諸寨景泰改元陞大理寺右少卿守備白羊口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節制紫荆倒馬等闗及沿河闗口三十六處公早夜究心晝計忘其勞敵知有備遂遁去又考察大名廣平順徳河間諸府衛官吏去留咸當人心既而三上章辭位不得命益勵勤以圖報稱甲戌陞右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吕梁二洪及臨清濟寧諸處河道丙子廵撫蘇松常鎮及嘉湖諸大郡涖下嚴而不苛為政清明吏不能高下其手以侮公法

天順改元以讒言左遷廣東按察司副使連丁父母憂去壬午服闋復左僉都御史加賞賚廵撫四川蜀中老穉皆熟公名聞公至奔走相告曰曹憲使復来吾蜀其將安以嬉乎州郡吏望風解組者數百人甲申陞右副都御史廵撫淮揚等處兼督漕運軍民皆安之成化改元上章乞歸詞甚切上念其效勞有年賜允搢紳大夫宴餞于都亭車蓋塞途都人聚觀以為榮家居五年卒時己丑十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永樂改元二月二十九

日享年六十七配王氏封恭人先公七年卒子男一復
讀書飭行有父風女二墓去家五里許曰伏洲山卒之
又明年正月初九日葬公天性孝友嘗慕鄉先哲李忠
定公之為人平居謹默如不能言在朝廷論事纚纚如
倒囊出珠指斥權奸無所顧忌累奉命保障重地積有
勛未嘗有矜耀色聞官吏無行檢者怒目切齒必去之
乃已以此被讒貶斥其志不少回致仕歸囊中無長物
閉户理舊書里巷人罕見其面間出遊水山間哦詩酌

酒嚚然樂有餘而忘其家之匱乏也學士安成彭公哭曰如此人天下亦少何止閩中予又嘗於廣坐中聽人論時貴賢否得失至公無少疵議者盖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故為公論所許無間言君子士夫方望其大用以究厥施而公未及致仕之年決於引去此其始終全節古人所謂知止不殆者尤為世所髙焉方遘疾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無足悲者慎勿舉僧道追薦之事庶以化乖俗也翌日正衣冠肅然而逝所著詩文有拙菴集奏

議稿武陽志藏于家塾銘曰翳陳之先世有顯聞公肩
厥後益振其芬鄉有先賢曰李忠定公仰其風持行純正
以儒發身司教泮庠以道率人多就才良廷臣交薦乃
陞御史論事風生聞者喪匕再遷憲使往莅蜀川威行
澤沛一方宴然少卿都憲屢躋峻秩帝曰嘉哉予頼汝
弼將命于外歲靡有寧撫民禦敵所至有聲中遘讒言
仆而復起天子聖明保公終始公彌效績仰報休恩惟
恭惟敬夙夜弗諼名遂身退乃天之道徜徉林邱以佚

其老年六十七以壽考終錫葬與祭曰旌其忠君子之榮匪德曷有刻辭于珉以昭永久

此言鎮守都御史冦某忌公才名則録中左都御史莊愍冦公其人也嗚呼人才難得瑕不掩瑜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可忽哉

翰林學士文懿呂公神道碑銘　李賢

公諱原字逢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頴敏九歳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為文輙驚動長者時父兄俱為

教官識者曰此子穎殆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于景州公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俗有焚之者公潸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輟清苦之志愈堅郡守黄懋廉知之乃延為子弟師尋俾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得入秘閣讀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

與修五倫書丁夘朝廷思用竒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
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蜀王往
還萬里間凡有饋送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辛未
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
講學士仍兼中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
府鄉試已亥與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輙有寶鏹白金文綺之賚天順
改元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參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

禮部會試夏六月召入内閣知制誥尋翰林學士庚辰春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杯梭服貂帽便蕃之賚歲無虛月公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老母病在牀公躬調湯藥憂形于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啟父櫬歸而合葬之詔有司營葬命公襄事即還朝公懇乞終制不允抵家未及窆期忽得風疾不起在是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得年四十有五訃聞上悼歎不一特

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命工部為營葬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子愿為國子生皆異數也公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歡心撫育兄子皆抵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儉為人沈毅有醖藉悃愊無華内端外和與物無競處已待人不立厓岸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諛言媚色以狥人取悅三為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善

于謦欬故四方之士及門者衆其學造詣益深作為文章議論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大也及入内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為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士望方殷冀必久于其位用極康濟之功而天不假年可勝痛哉公之先世多顯于宋故居有稱為吕家府者髙祖茂卿仕元為提舉曽祖仲雄祖伯誠俱隱德不仕考嗣芳

永樂中領鄉薦為山西萬泉教諭累贈翰林侍講學士兼春坊中允母顧氏累封太宜人兄本亦領鄉薦為景州訓導故萬泉就養而終于此公亦流寓者久之配徐氏累封宜人子男二長即𢘅次曰奎所著有介軒集藏于家嗚呼公與予同事者六年葢端謹篤實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今其已矣可不銘諸銘曰浙水之彦代其有人呂氏一族罕與之倫自宋以来至公再顯卓然奮興斯慶之衍儒業相傳自其父兄公克振之以大厥聲

遭遇之隆千載不偶事業文章世豈多有冥冥造物胡不假年乘除之數率由自然曠典是承貴于鄉土生榮死哀昭示終古

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李賢

聖朝承平相繼將百年于兹而博雅老成之士歌詠賛襄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者屢見於世若詹事府少詹事姑蘇劉公其一人焉而今已矣公子瀚持史官陳鑑之狀泣而請銘予因慨夫老成之人漸以澌盡而尚

忍銘公哉辭弗獲按狀公諱鉉字宗器號假菴其先汴人有為黄州統領者宋南度時徙建康高祖順之仕元為平江路榷茶提領因家於蘇遂為長洲人曽祖元善號雪樓元末兵亂嘗率其賢豪以障鄉井里人德之祖德讓洪武中以明經為沛縣儒學教諭考仲輿隱德不仕用公貴贈徵事郎中書舍人妣陸氏贈孺人公生彌月而孤數歲入鄉塾輙有志向學雖衣食粗糲弗顧也未冠即授徒里中從之者甚衆其言動規模如宿儒鄉

之長者皆折輩行與交性孝友母遘疾刲腕肉以進旦夕籲天求代比沒哀毀垂絶者再見者莫不感嘆事兄若嚴師雖加楚毒不敢怨迎寡姊養于家從父沒而絶嗣公以父命出繼之永樂戊戌以善書徵入翰林明年中京闈鄉試未上春闈授中書舍人宣德巳酉與修兩朝實録成賜白金文綺陞兵部車駕主事仍莅事内廷正統戊午與修宣廟實録成進翰林侍講金綺之賚有加正統戊辰詔擇進士頴敏者為庶吉士屬公敎之公

戀曩之事虐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已已進侍講學士景泰庚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公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公未沒宣已第進士為翰林修撰矣初置經筵官公居首選數賜白金文綺寶鏹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特遣祀濟瀆壬申春缺祭酒衆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老成無如劉某者遂抗章薦

之命下以公爲國子祭酒士類懽然有得人之賀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者斥弗聽六館之士帖然明年養母陳氏卒朝廷欲奪其情公力求終制服除仍拜祭酒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宫端必求宿德之儒在朝無踰公者遂陞少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惟謹忽一日不至云已捐館矣朝紳莫不駭然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醇篤如斯人者遣禮部侍郎李紹諭祭于其家公

生於洪武甲戌八月二十日卒天順戊寅十月六日享
年六十有五公性介特絶輭媚之態立身以不欺為主
未甞疾言遽色尚儉約已貴而猶儆居隘陋裕如也祿
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粟之僚友卒而
之者為具後事復教其孤有至顯官者有病吏公憐而
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鄉人
有繫逮不能明者公為白其冤其人齎之懐金以謝公
曰吾直爾公也豈為私邪遂感泣而退其善行如此類

者甚多立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志之堅定也楊文貞文定兩公皆重其為人每稱道之家訓素嚴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閱其衣篋以行比還仍閱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平生躭嗜文籍博極羣書素有醖藉為文紆徐演迤務造至理詩古淡舂容自有餘味方衆賢聚于朝以意氣相雄長公獨用心於内退然沈毅略不與較有假菴集若干卷藏于家配陸氏封孺人子男四長澄次瀚天順丁丑

進士次許次泳孫男女十人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縣武邱鄉之原從先兆也銘曰時維雍熙氣乃淳固豪傑之才咸出仕路姑蘇之墟文物之鄉卓犖之士後先相望猗嗟劉公聞道甚早成童為師謏其長老六書之精應帝之徵受薦于京文為世程乃入秘書染翰滋久國史屢修皇錫多有乃訓吉士乃典文衡懇切公正位升譽騰公為司成聿興士類其教以身展也無愧公為詹事入佐元良其輔以道赫兮有光茲也全歸惟帝之

恤勒銘髙原永示無斁

太常少卿文介劉公墓碑銘　　李賢

士之所存文與行而已惜乎今之世能具是二者鮮焉若劉文介公其殆庶幾乎公諱儼字宣化别號時雨上世自金陵徙江西泰和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為望族五世祖天聲以書經授家塾宋咸淳進士第新民繼于是劉氏經學盛傳于時曰益厚曰維德曰永寧公之髙曾祖也皆能以先業相承考原性號退菴隱居不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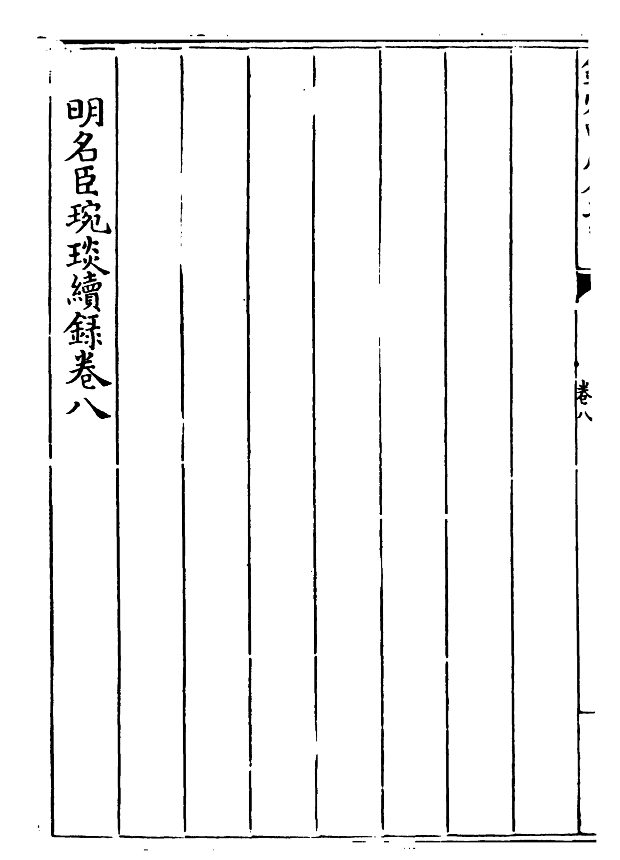
公貴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姚楊氏贈宜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為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遣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為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恥為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廷對有鯁直忠愛之詞遂擢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階儒林郎位既顯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

與修五倫書獲賞賚十一年充經筵講官賜勅命景泰初進侍講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大夫四年與修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士十八人為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賜誥命是年修寰宇通志為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科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之獲免

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奬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
寵任之漸而一疾不起公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
伯兄早亡仲兄優游文翰間唯公綜理家務雖公私多
故而二親安公之養及遭親喪立身毀形凡附身附棺
之事無所不用其極居閒教子弟務底成材有姪曰斆
官阜城而死公哭之歸櫬于鄉族人數千指稱公無間
言凡窘者葬其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及上
春官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公之為人立

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為記以見志在朝言論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折之不少假用是直聲大振訃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勅工部營葬事復遣官諭祭其家嗚呼若公者斯可謂之士矣公生洪武甲戌正月十三日卒天順改元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配淑人王氏故翰林編修覺非之女子男三長節次即次敉孫男二銘曰黄茅白葦天下紛紛孤松挺秀拔然不羣毅此劉公得氣之正浩然

流行莫之敢競繄氣所發有行有文名魁天下義動士人翰苑春坊太常之署較藝編摩綽有餘裕位不滿德士論惜之才不盡用我皇恤之特進崇階載加美謚光振廬陵羞彼千駟公行公文耿兮不磨詒爾後世銘勒山河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八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九

明　徐紘　撰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言行録　楊廉

王翺字九臯直隷鹽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間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公薦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江

西植良善抑奸貪風彩凜然官民畏愛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

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為敵人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畧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叅將范信有才畧因事草職公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癸酉還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上問李

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終始如此本分人也遂復賢于閣大見親信公之力也上每用人必詢於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為已任嘗言北方人老實可用故北方進用多公推轂然未嘗使其人知為已功 姚燧撰行狀

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砍傷其首血流滿面奔公卧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 並行狀

公出而撫治于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右廣海摧沮豪俠寧帖蠻獠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碣遼部長慴其義惟西與東嘗附和北方其勢滔天而凡公之所在屹若鉅防可遏懷襄之漸盖皇朝因公跡踐三陲而譽達四邊於是召正銓衡閱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雖重門無私謁祿雖厚家無濫積可謂玉潔不污金真不爍者焉劉定之撰送致仕序

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禮守法一毫

不肯茍且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讐之地耶李文達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强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漏行狀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塑像為常不

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襲之弊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水東日記

惟忠肅公松柏之姿鐵冠岳岳都憲攸宜三撫外服亦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宫師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彭韶撰贊

少保李文達公言行録　楊廉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

少保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為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户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景泰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為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

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拜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决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聖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

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絶之公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絶之最是禮部請東宮出閣讀書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講

讀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茍且率易爲善上名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官校肆出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貴近譖公多妄言上遂疏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于公所言者遂名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貫銓可大用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爲副都御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見其所言疑

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息五年四月上謂官軍一季俸闕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無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

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曹欽為變公被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徹有動揺國本之意得公乃止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盖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濯

肴来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英皇忠信日親密勿惟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元勲彭韶撰贊

德足以附衆量足以容物學問則師古而通今儀度則淵止而山屹早貳秩于銓衡遽超居于密勿聳百僚之具瞻偉朱衣而赤黻預斷國是十有餘祀而寵恩孰得而比肩位列三孤禄享萬鍾而富貴獨得以兩全蒼生素望乎霖雨賢才多賴乎推遷履險如夷卒免危顛蓋惟小人之間不行而君子之論具在雖不永年抑亦奚

澄江文集

刑部侍郎林公言行錄

楊廉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進士歷仕景泰成化間官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于治劇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召為

刑部右侍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貳刑曹于兩京出入中外卒稱官守其為御史時適朝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畧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强直名誣其取士不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者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格事遂得白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許者卒

左遷其官特名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陛辭名見諭以擢用之意賜膳太官兼給鈔為道里費公至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静有所建草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是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

陽以避之廵撫都憲主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
廬墓多言于大臣請按京口𢃵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
以通舟楫春夏以𢃵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
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
廟像歲久多剥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飾公奮然
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陋俗乃革
彼未壞者猶當毁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
以毁聖賢像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

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己意出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怪遂息又嘗以歲飢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户買良家女為娼遏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當從容請于大司寇務

得其情合于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稱咸無寃云 邱濬撰墓誌

公事事之暇輙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輙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簡言語嗜好待下過嚴而于交遊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甞少假以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一以咨决焉嗚呼

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墓志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右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于是其殁也予與黄公賓治其喪圖籍之外囊槖蕭然今其子嶶雖以恩補國子生而生業僅僅噫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産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官居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真其人矣謝鐸題神道碑後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墓志銘　葉盛

成化七年八月戊辰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魏驥壽
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勅遣行人存問賜羊酒
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未臨浙公先以是年九月薨于
里第有司已得請如例祭葬旣而其家以公遺言上臣
驥死無憾愧無以報朝廷恩恤之典乞辭免上若曰老
臣清儉固陋死尚然邪不可不以成其志其諾之哉於
乎茲兩事前所未有也夫君臣之間仁之至義之盡雖
古昔盛時聖賢相遭曾不是過蓋曠千百年而一日焉

孰謂世道可誣哉公子完以公門人禮部尚書鄒君幹
所為狀請銘盛嘗辱知愛于公不敢終辭按狀公魏氏
諱驥字仲房紹興蕭山人也永樂四年會試乙榜為松
江府學訓導遷太常寺博士甲辰從征國有大事公悉
與聞遷吏部考功員外郎陞太常少卿尋為行在吏部
左侍郎以老辭調禮部又辭特改南京吏部示優待焉
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尚書景泰庚午已四乞骸始
得歸時年七十有七自承事郎累轉至資善大夫天順

甲申詔下進階榮祿大夫嘗纂修永樂大典聘考江西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三奉勅廵視畿甸持節慶代府册封郊廟耕籍諸禮典無不預公為人以端重祗慎簡默㢘動為本頗好别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學者可忽哉品量之下人信服之同列有後進公事越職公面折之即止雖怨誹不恤也其少舉于鄉聞父病不俟撤棘而回耄年事其兄教諭先生騏愈益恭謹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衣冠相對不間

寒暑莅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大體山川壇獲雙白兎浙內升瑞麥皆却弗奏漷陽復漢循吏祠復立洪武望祭北鎮碑昌平立狄梁公祠在吏部有進士未終制来欲為考功者同官可之公曰選法下可擅又可上欺邪已之變公在南都寢食靡遺率諸司條陳禦敵安民之策多見施行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决翌日雨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之

有司却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幸得旨二人各杖有改戍邊他多類此里居二十年無事不踰戸閾而遠邇敬禮候問者相屬於道公遇鄉人言孝友忠信遇有官者言勤謹和緩布袍糲食不別治生其清修苦節人或難之不忘憂國與民語及輙蹙額以為常其鄉故多水患有揚龜山湖隄遺跡陴堰塘瀝倡率修築一方迨今賴之求文者不絶茍可與言不為厭倦篇章之富石刋板刻幾

編天下有南齋集若干卷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等傳于世先公薨旬餘一夕大星隕其隣王文政庭中公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既然薨而復語意不亂翛然而逝訃聞識與不識莫不嗟悼松人士相率走弔于門制服哭奠哀感尤深云公之先居河南五世祖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文昌始家臨安常德路判官有聲元臨平務副使應其高曽也祖毅廣東鹽課提舉父希哲上高知縣以兄伯雅無嗣命公

為後公既貴毅伯雅皆累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妣皆淑人公配戴氏累封淑人側室邱氏子男四闕　完鴻臚序班女五孫男十人曽孫二人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齊家塢之樂丘盛又聞公家營葬之使既至邱氏趣其子行曰若忘而父之言乎由是完匍匐詣闕得中輟之命又以知公之徳之盛平日所以刑于家者如何也甞觀夫七八十年来名臣舊徳所謂三楊二王蹇夏師黄胡于諸公其于公或為舉將或延

子師或相益友皆禮重無間以至門生故吏如陳少保循蕭宫師鎡李文達賢翰林楊君珙尹君鳳岐周君叙劉文安定之祭酒陳君詢自餘方州學職多不勝數然論謝畧盡知德者寡矣後生晚出景慕公者如監察御史梁昉知縣李罕輩不少也公未襄事李罕復以公行應謚法言特賜謚曰文靖於乎公孝友行于家信義重于鄉居官為良吏典教為明師為六朝名卿為一代達尊生軫帝思沒歷國謚銘其宜哉銘曰于嗟乎公公官

八座人不以為過于嗟乎公公壽百齡或猶以為斯人之不久生于嗟乎公厥聲隆隆厥位崇崇實繁其衆孰如文靖公公也何為一德初終于嗟乎公永世清風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墓碑銘　王偁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曾祖諱闕祖諱通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妣戴氏贈孺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穎甫能言見母將食河魨魚遽止之曰兒聞此魚有毒能殺人

家人驚異知其不凡既而考妣相繼殁伯兄允孚長育之延師教之弱以兄命居莆田別業治隰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種歛穫區別疆里井然有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時郡著姓嚴斯道死有遺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得壻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詣其兄請而館焉先生日具甘旨事孫如母暇則親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公之孫仲光延居家塾訓廸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樂辛

丑縣鄭溱將薦于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廷遣進士齋勅訪文儒于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為首會仁廟上賓不果用太傅安遠侯柳公昇遂請于朝以為子師柳公殁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于是盡舉平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

為為之一無顧忌初廵天財庫繼廵畿甸兩奉璽書整飭西北諸關隘所至威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還奏稱旨正統庚申廵南北運河兼檢關津所輸舟船税鈔以均給于遠歲鹽商人人稱平壬戌出廵山東首劾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之長吏之蠹政者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者去又未可指數武弁千紀至于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未決者悉為剖斷葢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魯

賢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丑用太常卿蔣公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蒼梧諸郡其行事無異齊魯猺獞猖獗兩奉命叅贊副總兵田公勦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多襲衣寶鏹為賜時柳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益至于饋送之禮則深拒弗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天順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途者二十年北歸林下又二十年以

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卒之前夕猶命諸子具酒飲至丙夜不寐飲罷命具紙筆為鄉先達丁紬之作賛口占授冢子畏曰爾第書之吾不能親書矣黎明命輿至中堂危坐瞑目而逝諸子始扶就寢閱三日始歛容色儼如平時噫兹非所謂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愧者乎先生為人稟性方剛識量恢宏自處困之以至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玩之器皆性所不好也既謝事即别創一室貯粟百斛名存餘倉將以

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訖無餘輙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亟援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欵洽無厭睦宗和族恩義逾篤然于教子孫則一以嚴毅子三人垂白侍側不假辭色遇諸甲幼隨事箴戒肅然栗然無不拱服見之者卒能銷沮其奢豪蕩泆之心而即之者熏炙其溫厚和平之氣嗚呼老成邈矣典型猶存晚生後進豈不獨有聞風而興起者乎先生祖塋故在郭北三里許塋側有田纔數十畝始自壯歲

經理開拓積五十稔至羸二頃營搆廬舍移家居之葢
舍在墓右居之左為祠堂三間其西北隅葬從姑洎外
母孫亦構堂三間匾曰雙節堂右有燕毛亭頤壽堂務
本堂大抵皆從樸素俾子孫可以世守故既植碑刻賜
勅其上復為規戒如世所謂遺言者勒之碑陰使顧諟
焉周匝墓廬環植果木竹樹動以萬計居當暇日曳杖
逍遥其間因自歎曰凡此墓業皆先世所有而失之者
于吾中葉僅能興復因取易復之六二中行獨復之義

自號中復學者咸稱中復先生云先生博覽經傳而尤
熟于史為詩文冲澹簡易不事刻琢所著有中復存稿
休耕閒話至于篆楷書法亦臻其妙配嚴氏妾孫氏王
氏五男畏成謹嚴出默孫出存王出二女孫男四綸經
維緯女三初先生之歸也畏方舉賢良為建寧府經歷
謹中鄉薦任贛州府通判獨成侍左右未幾畏亦謝事
歸比先生沒而謹亦致仕鄉人榮之畏敦尚古道行已
接物動必以禮人謂其綽有父風先生既卒之明年十

二月朞日其諸子奉柩葬所居杜莕村先塋之次今十年矣建寧頃持其從弟知灤州鼐所述来属銘惟吾兩家居同里閈先君子長公一紀甞同仕于朝同歸老于家而予亦從其諸子遊篤世契故不辭其請而序以銘之銘曰世降俗偷士鮮聞道與時推移出處異操維公卓然古訓是師德義孔時窮養達施任有偉績帝有寵賚歸不待年惟義所在杜莕之圃林木茂繁相羊扶擕亦蕃子孫亦有世禄以供滫瀡壽考令終俯仰無愧封

域隱隱其安其藏盟誓耿耿有碑其旁咨爾後人毋食
是訓嗚呼先生無窮之聞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至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茅瑞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

明　徐紘　撰

前監察御史陳公誌銘

王　㒤

公諱綱字從道姓陳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渤江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達海道萬户府總管祖則成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考哲封監察御史母王氏文靖公汝玉之女贈

孺人公在童孺時已有鉅人志長而嗜問學通春秋
宣德乙卯領鄉薦其名在第二㑹試入胄監歷事都
察院正統巳巳英廟親征北方未還景帝監國尋即
大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亦莫
敢昌言國是公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
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
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其大
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

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北兵進逼京城公復上勤王急務謂敵勢張甚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然求其人种師道李綱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擊之及勑邊將勤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急加誅以為衆戒疏入上感悟命施行之且竒其才可任風紀即日授公浙江道監察

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撫之計辛未奉璽書廵視兩淮鹽課權貴為之斂戢壬申還朝賜宴光禄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敵情莫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特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上於是召王翺為吏部尚書以年富為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三載賜敕命

有㦸克振勵不添厥官之褒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
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勇敢營㦸久逋逃者衆大臣
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上言召募之初既諭以大義復
許以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争先自效既而
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飢寒廹身勢必逃避且皇上嘗體
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隷尺籍何至
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為伍刑賞失中莫此為甚方今
水旱相仍流亡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求太急致生事

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上是具言悉詔不問義勇得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廵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為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脇從公至釋之趣師勦捕且追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按察使楊珏乃誣擿公于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遷陜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已丁外艱歸由是絶意功名修復舊業于尹山之陽為終焉計建思菴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公及文信公

像於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否則爲文公死爾今兩失之奉其所爲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屈下好善之心雖切而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達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斥不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十有六以成化丁酉三月廿三日卒配徐氏封孺人子男四莊萃華茎孫男七元輔元佐元亮元齡元睦元桂元弼初葬徐孺人于吳縣鳳凰山先塋亦自預爲壽藏至是莊等

奉柩以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窆焉先期奉河南陽武訓導陳頎狀來請銘予與公同朝最久故序而銘之其辭曰陳在成周官有世公暨于後人代躋顯融不隕益封延昇於公惟公才雄式克自奮憂國奉公讜言危論爰求其中有源有本曷不究施卒於困頓鸞鳳伏竄鴟鶚翱翔從古已然於今奚傷公道在人厥聲惟懿太史作銘垂千百世

昚菴彭先生傳

葉盛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别號眘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玕始居廬陵山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永豐故今為永豐人曾祖黄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强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踝跣不衣冠我何拜焉人大奇之父間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

繼前聞人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遣從里孫儒曽以
南游大通四書理經之旨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第
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
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為教以經書熟讀講觧為先
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為訓導至
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鄉試聘為考官驛舟抵廣
南界有稱臨安府先求見贄以黄金先生笑却之三日
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

侍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
師昂二公以考官營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
不可犯故爾九載赴吏部以急闕乃除建寧教授績效
如南雄有許宗道者以醫書為權要所嬖因中傷官民
人諂事之按察使副王增刷卷來卧病道中許一女孫
飲人家而寘轎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
之即以游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為
証增入其言遂寘亨父叔七人重罪俱就其平民因神

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并讒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損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讒衆駭愕而退部選台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下缺

廉齋先生行狀　　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兢汴州人唐肅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

川之種湖高祖諱景南號南窻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楚江慱學詞藻清麗祖諱涇號逸愚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字德潤號古厓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為詩文有古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有二日　生逸愚夢祖墓一藤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此為何藤答曰攀轅藤翌日先生生因名夢祥長諱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禀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嶷然有立侍親京師

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録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覩明道書日夜玩讀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絶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録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幾覆衆皆驚怖失惜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

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凛然不少變於俗益其涵養體認功深而力定已如此每省親太學粗衣弊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里閭之人多横逆勿與校益厚其德久從其化中歲家亦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雖在途或夜分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强不息日親程課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

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修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了學先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乎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熟仁而勝大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

怨天不尤人動静語默之間莫非鳶飛魚躍之妙其事親則忘其孝親心或㣲有不順負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異母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接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侍親賔隨其所遇不屈其所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克己為義而館穀之惟恐人不入於善歲玄饑㝡相枕勸諭富民發廪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灌蔭溝池久湮為田率鄉人開墾修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

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遵其教為耻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弟子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先生竟無一字相達先生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褒薦俱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為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禄位俾展嘉猷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賫詔兼禮幣起先生于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

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欽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上疏辭職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紗羅羊酒柴米續奉聖旨朝廷允闇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甚喜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使茍就職使須屹然風采動于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為竊祿之官甲辰再疏辭職奉聖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

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旨名先生入内閣講中庸己酉三疏懇辭奉聖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瑔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上知先生終不可以强留畧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聖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十策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志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寮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

曰君相一德同心己未名入文華殿上眷注無已丁寧纂修書籍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襃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上令內臣傳旨勑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己卯九月遣門生車泰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壬午春適閩拜朱子考

亭以申平生慨慕之懐已丑十月十七日夘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先生間氣所鍾挺然獨立無所傳聞道甚早其為學也尊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細反躬實踐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静而而氣守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歉然未嘗自以為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啟廸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為志言學當以道為志言進

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為要孟子則以求放心充四端為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為偽書而刪之先生以為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

人品節之精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説不接於目俗儒之説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謂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性情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典致日錄紀日新之功發事理之藴大小楷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於變化天文地志律歴醫卜罔不究其説若

先生可謂全人矣嗚呼紫陽沒後世道統無傳所尚者
文詞訓詁功名利達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覽前迹
而啟其任道之機遠續關閩之絕學誠曠古之豪傑也
平生歷患甚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于時惜哉先生
始居石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種湖祖基二
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塟本邑羅原岡娶
五峯陳氏子一人�майте女三人長適豐城人胡金次適同
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沒有年矣瑔以諒受學門

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詒後世云謹狀

貞孝先生私謚議 孫昺

王 與

儒君子經德不回卓行不忒以正已而率人者必其能深明理道洞徹事機判是非得失之途嚴內外輕重之分而聲利不能移形氣不能梏故以守則固以行則篤總萬善而探其本歷萬變而不失其正非如後世匹夫單人執小諒負偏行以成名而立方者其所就固淺淺

矣而謂其可以輔倫導俗以表師於人乎哉明故廣東道監察御史致仕廬陵孫先生天賦真醇學力懇到行義著于州里材名播于都邑始領江浦教事再陟松江浦教事再陟松江郡學閲二十年履繩蹈墨正模定範堅登憲臺蕆總學政列郡遵化多士向方恤民生之薦臻於饑饉則憂勤之念形於奏疏瞻聖駕之未返於沙漠則悲憤之心發於聲詩及夫請老而歸人斯仰止疾亟而終歛襟待盡若先生者可謂一息尚存終始不離

於正者矣然先生性至孝奉二親務得其歡心在松江時嘗控騎郊迎以樂親之就養及御史績成遂逰歸恩省以榮上褒封母喪未除哀毀不輟父年及耄色養不違郡守欲薦闈於上邦人率觀化於下卒之身没而父以壽考終若先生者可謂敬而能安安可能也卒為難矣先生没既五年而壹惠之典未舉至是門人之在朝者以為知理之正而守之勿去者本天德之貞循仁之愛而行之不拂者全人性之孝此先生之善之大而可

取以為謚者也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溥先生之高弟也既為文以表其墓謂與嘗辱先生之教盍申衆議而定謚然與今郡守程宗亦嘗親炙於先生者使併刻石墓上庶過之者知尊其名而仰之不替不亦可乎僉曰可遂合而謚之曰貞孝先生云謹議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十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十一

明 徐紘 撰

禮部侍郎章恭毅公神道碑銘　尹直

南京禮部侍郎章公既薨之四年其孤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應除喪來告于朝曰臣之先臣綸卒遂蒙遣官諭祭有司營塋寵終之恩渥矣第贈若謚未荷賜焉惟陛下哀憐嘉與之以假寵於章氏而賁其遺肖天子曰

噫茲予忠讜之臣也卹與其可弗備乃贈南京禮部尚
書謚恭毅官其季子玄會為鴻臚寺主簿玄應兄弟既
祗謝進而言于予曰先臣幸具蒙卹典矣惟是墓道之
石未有刻詞敢以請予惟恭毅公之所以忠於朝聖天
子之所以眷於公足為忠義者勸宜有以著之初景泰
元年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今上
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疏隔嫌隙滋萌災異薦臻人
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

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廵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沉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内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宫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

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是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刑獄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瀕死者數卒無一語及他爲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

刑乃少緩明年秋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絶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英宗復登寶位今上還正儲宮首録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陞禮部右侍郎一時自王公而下至里兒巷婦皆嘖嘖嘆頌不容口曰天祐忠義何若是其較然也公諱綸字大經姓章温之樂清南閣里人其先出閩王審知太傅仔鈞第七子南唐静邊指揮使仁政之子貢徙自浦城凡幾世元湖州

德清典史諱闓宗本比閭吳氏來繼章後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新民考諱文寶字叔珍號西源世有潛德祖及父咸以公貴贈南京禮部右侍郎祖妣妣俱贈淑人公資禀殊常六歲失恃甫成童即刻勵好學不事生業年十八丁父憂哀毀踰禮既冠郡守何公文淵選補郡庠弟子員親為之講授以詩經中正統戊午鄉薦明年會試第三人廷試賜進士出身給告畢姻時西源尚在殯公葬畢而後娶還朝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禮部

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請
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準議行
北敵額森索使通好公言宜暫給往來之盟以待天時
人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
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
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荒之仁節濫賜
之費罷補官之奉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
剴切明年遂以言及禍矣其後佐禮部益侃侃不回天

順二年山東水守臣請蠲租未允公為請得減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卹該司沮以無例公言朝廷重親親宜出特恩遂賜金五百兩南京禮部闕卿佐廷議屬公上面諭公曰根本重地非卿不可事有當言具以來聞賜白金貳拾兩文綺二表裏以行四年調南京吏部八年今上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不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婚娶於今日不忍隨宜乞特諭禮部

來春舉行時雖迕公言識者韙之成化紀元又陳救荒
四事四年奉詔考察南京官吏與都御史高明議不協
遂劾之并斥御史部屬十人五年以星變求避位不許
尋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六年告歸展省踰歲還任十年
丁母包氏憂將起復乞休致許之家居創祀先祠及校
定時祀拜謁儀節居家雜儀為子孫規宅西構重屋
度圖籍日坐其上觀書覽勝東構小軒闞嶼西泉石時
從賓客觴咏其中給事嘗得拜慶稱壽姻族咸集公劇

飲大醉歌吟笑呼甚樂也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疾終于正寢先是宅前山巖崩摧聲振林谷公嘆曰吾其當之歟至是果然配朱氏累封淑人母儀婦道閨門楷則前九年卒與公合塟于横嶼山子男二長即玄應朱出由進士授令職次即玄會庶出也女一孫男六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撫之功卓矣所不韙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徇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則必從從則儲可必

復正月十七日之變亦何自而萌奈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人忠義之報如何哉蓋公孝友朴惇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然皆政教大體匪訐匪誣厥後景帝拒絶譏間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於公之言也夫彼棘蠅市虎權鸞奸犬之輩徒猥瑣細故而於宗社安危綱常淪斁畧不語及者皆公之罪人也漢汲長孺之剛直宋魯宗道之骨鯁杜祁公之勁氣直節以公方之亦奚媿哉

春秋有大美惡不厭其詞重復余即公之忠讜始終言之其他文與行有過人者皆可畧銘曰人臣事君忠說是攄弼違繩正敢意全軀正統之末景泰之初疇資衆善國幸無虞久安易玩乃惑佞諛謂儲可易斯為永圖兩宮嬪間倫誼寖疎有列言責誰伏青蒲侃侃恭毅獨矢厥謨曰茲孝友政教權輿矧惟國本厥位可虛請復元良以敬天渝過不憚改庶免淪胥惟是逆耳遽罹攣拘備嘗楚毒屢絕而甦天久乃定雲開日舒英皇復辟

今上復儲乃釋公繫深知奬譽乃貳宗伯横金紓朱始終一德不斷其觚衮闕是補綱常是扶南都簡佐帝命公徂曰匪均逸庸示楷模事有可言予惟汝俞薦更兩曹益勵靡隅功成勇退燕申洎如探奇覽勝觴咏爲娯巖傾谷震神游清都後昆繼美卹典尤殊墓道有石螭首龜趺惟公學行宜不一書太史刻詞畧其緒餘獨揭一忠以愧鄙夫越山可夷浙水可淤恭毅之名天壤與俱

侍郎廖恭敏公言行録

尹直

廖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刑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三贈尚書謚恭敏

公幼卓犖不凡弱冠中江西鄉試宣德五年林震榜進士八年選工科庶吉士十年擢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陜右飢命往賑之公率以便宜從事賴以全活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有不律者公率同列抗章論其不職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八年大理寺官屬悉以事坐累命公署寺事踰月

擢大理寺左丞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左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朝謁南宫及加恩禮於今上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上皇臨朝遣使冊命於郕邸歲時令朝臣謁賀于東廊恩禮隆洽羣下感動上令臨居南内問安侍養大為曠闕是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明經義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本以繫天下之心由是忤旨明年丁母憂入見命杖於廷幾死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

輿曳就道天順元年英廟復位召還為大理左少卿時母服未闋聞外艱遂以情自陳命賜祭營塋葢特恩也服闋調南京大理寺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京刑部成化改元御史有言公於朝者公引咎請老上獨知其故斥不聽而還公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取公益竭誠奉職踰年以疾不起上聞悼惜遣官賜祭有司治塋事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為人直易表裏坦然性剛急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輙面折至不能容故

閒爲深機者所中率不能自易也廣廷大議刺刺不撓
及以言被罪名稱藉甚四方想聞其丰采然不孑孑爲
異餙細行以取譽接對異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
篤於鄉里故舊營䕶拯拔極其力之所至賔至巵酒豆
肉輒與爲歡無一食不對賔客旣爲法官所親或勸稍
謝往來遠嫌議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吾無愧吾心而已没之日無以爲斂鬻居第供費歴時
不能售鄉之仕於朝者相與裒助假貸以佐之於是足

以先生之平生益賢於世之深情厚貌事邊幅者遠矣

故河東文靖薛公謂公於議論之識獨能其遠者大者

真知言哉 並彭時撰墓志

尹直賛曰知識遠大胸次坦平早列諫垣歷賛司刑昌

言謨議人紀天經孰謂鳴陽乃致批鱗廷挺幾隕既僨

乃興大節可取天語褒榮章鍾同傳聯炳汗青

監察御史鍾公言行錄　　　楊廉

鍾同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第進士歷仕景泰間官御史

以直諫死錦衣獄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丞

世京飽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矣景泰庚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風采壁立嘗因侍漏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顧獻狄梁公之誠貺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之某年某月某日公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獘政聞者毛竦咸度事穽難破勢重莫移趯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既而綸疏

隨入并收下錦衣獄其年其月某日公死焉葢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也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追贈奉政大夫大理寺右丞官其長子啟知縣當今皇上亦謂其死于忠義詔祿其妻羅氏官其次子通政司知事先是世京遺骸猶在圜土啟陳情乞得歸塟浪田之陽頻年鸛巢丘木纍產白雛啄距紅而異常人以為精神所感故名其地為忠義鄉

忠義碑詞云三綱五倫首揭道義凡厥有生罔不同具

蚩蚩衆人氣拘物蔽三五凝精惟公獲粹中兮虛靈善兮由備載帥以志載充以氣允矣説言天下大計訇然雷霆弗驚弗懼猗與那與孰不有死林林總總草木萎靡龍逢比干雖死不死於昭上帝乃眷乃顧湛恩龐洪爰及後裔巍巍泰華中柱天地耿耿列星垂耀萬世高明撰忠義碑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名臣贊録

兵部尚書程襄毅公墓志銘　劉文和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塋朝紳或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于其生加以寵秩于其休褒以璽書于其没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聆先生一日之教茲

墓中誌銘敢以為托乃誌曰公諱信字彦實世居徽之
休寧其先閒臣大儒載在簡冊可考高祖諱杜元至正
末用薦者起為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
皆吳氏祖諱杜壽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
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
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
科給事中已巳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
而師潰土木敵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

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
南侵設武備以防内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
納額森率兵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
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鎗
礮石鼓譟為鏜援敵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
冊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中
辛未九月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宫公復上中興固本十
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

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景泰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叅政總理遼東邊餉廵撫都御史奏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邮今故為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遼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廵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上

言之人遂留公為太僕卿遼東廵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賜勑以行守將海伯董與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輪簿凡百號令一新時建州人董山潜結朝鮮公使土官綜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乗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廼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處初不肯承出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北部博囉聚衆欲入

塞自率師廵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湊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于兵部又轉左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擄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

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未及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造事以定凱還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嘗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與舊恙

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縱修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志賜勑還鄉有疾若去體具勿久安于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

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
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
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累陞左春坊諭
德學行為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孫男三壎圻
塏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
詩文畧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
居憂廬墓側有芝産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内外親
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

一不以掛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嚴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還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惟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美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

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曷大其業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耶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豪傑具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第高登祿位馴致兵刑聿司留鑰是寄果哉襄毅衆方棼棼我獨易易不數言間能决大議偉哉襄毅車轍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無憾襄毅善始令終皇

恩特異歸於南山垂休千祀

興化知府岳君墓誌銘　　葉盛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密之臣累出親擢具第五人則吾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嘗亟稱其賢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遭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答竭盡忠藎多稱旨一日湯序言變異將以古法進云奸臣未盡之故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奸臣未闗求之將人人自危況序術疏淺宜不足信上悅時石曹

二猾勢方張君虞其將來必不盡靖因極言於上前且退而面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諾好辭中實銜之益未幾君之禍作矣上猶惜君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逮繫責戍甘肅之夷鎮二猾尋踵敗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上升矣成化初君居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急召用君以勸忠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具勿調命充經筵講官纂修本朝實録適兵部清黄官缺部院大臣會薦君

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行君在官生財惠
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或不知禮君君廼有
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越三載為成化八年九
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
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季方別號蒙泉畿内漷縣人
曾祖德甫祖思銘父興懐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前
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
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中

侍講杜寧獨驚其文以為此吾輩中人遂占首選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修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賛善兼編修天順初元改修撰是年六月被命入内閣叅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一月耳君偉貎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曹事或迂議之且以未信為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

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夫
嫉君者之衆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子男二增堂皆
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婿朱泉生員李經翰林編
修李東陽餘俱未行君之學精博旁熟莊騷至方外
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儒先所未
發惟深衣纂誤成書文章有類博稿若干卷書法晉唐
可名家嗚呼美才如君即將置華要先皇帝之明也中
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今日之金緋在躬

考終牖下自非先皇帝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一月十一日塟祖塋之側君之兄端府軍千户祥哀君無子率猶子坪培均坦墉長號嚮予乞銘予為作銘慰荅之亦以慰君於地下焉爾銘曰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擯斥以死具名之長弗繫乎此

侍郎葉文莊公言行錄　楊廉

葉盛字與中直隸崑山人第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

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
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
共戴天之讐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時邊境未寧
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
往者獨石為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于紫荊關白羊不
破則敵騎何以薄都城急宜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
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

虐賑飢寒民用安輯

景泰元年八月北兵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

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協賛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入城遇敵失守殘破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入城既設暖鋪以便行旅復

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既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家給人足邊地歡洽歲亦屢登以外艱去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成化八年北兵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

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為吏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惇孝友莅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茍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之過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

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惜乎

大用未究而卒 並彭時撰神道碑

顯允文莊萬夫之特博學宏詞忠言遠識君子焉依樂

善無斁給事青瑣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釐勿失吏

禮之貳德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彭韶撰贊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十一